



乐泉书画展暨  
《梅下清思·乐泉谈艺》  
(人美版)新书签售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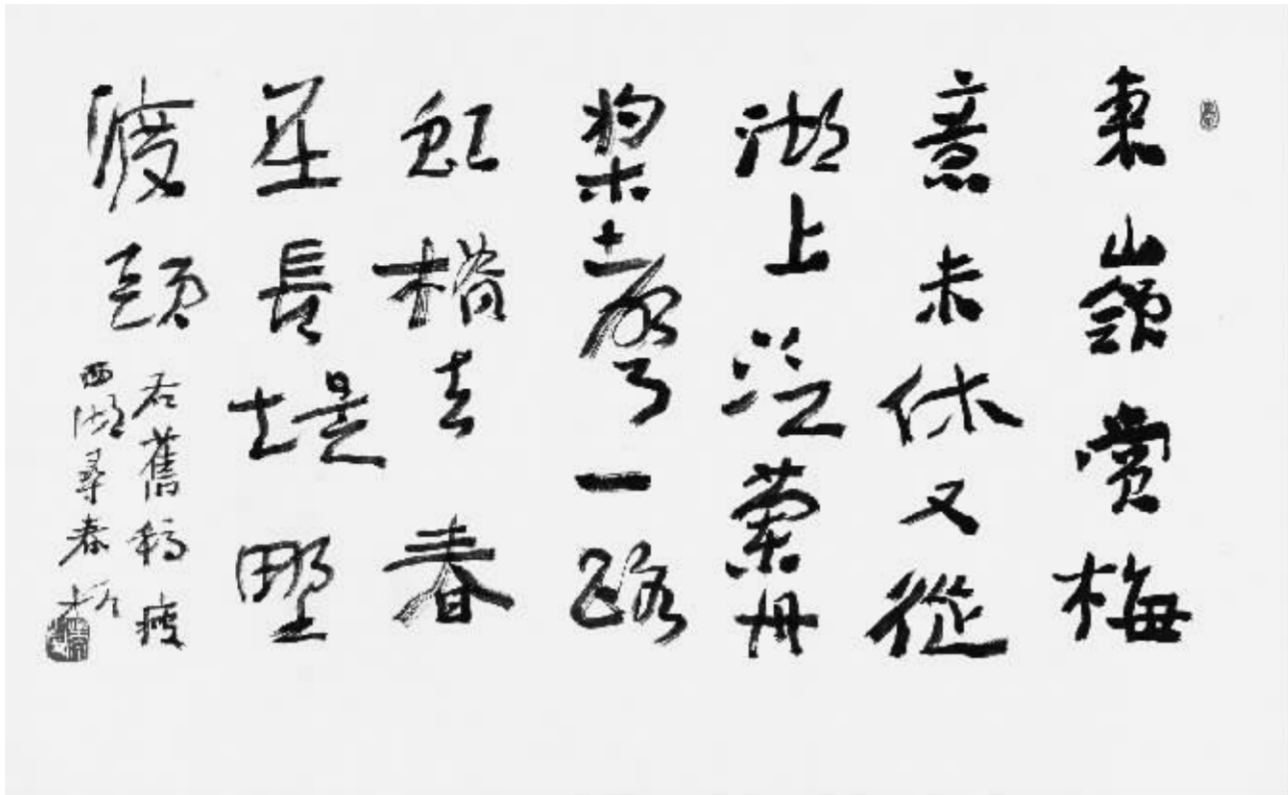
主办单位:  
人民美术出版社  
承办单位:  
北京朝花书画社  
开幕式时间:  
2017年12月31日下午3:30  
展览时间:  
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月7日  
展览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双井桥西南  
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大厦一楼  
人美美术馆

继2015年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白云无门——乐泉谈书道》一书后,著名艺术家乐泉先生近日又推出力作《白云无门之二:梅下清思——乐泉谈书道》,并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该书汇集了乐泉先生25篇短文、50首诗稿及近200幅艺术精品图片,既囊括了前书的艺术思想精华,也是乐泉先生五十多年来对于艺术、自然和人性关系认识的总结和发展。文字娓娓道来,平和涵容,发前人所未发,启人慧识,展现了乐泉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大家,对于传统文化的精研和对中华民族文化大道的自信。

乐泉先生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院研究员、文化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南京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等。早在30年前,乐泉先生就为谢稚柳及沙曼翁等老一辈艺术家所推重。

为配合新书的出版发行,人民美术出版社将于2017年12月31日至2018年1月7日在人美美术馆举办《梅下清思——乐泉书画展》暨《乐泉谈艺》(人美版)新书签售会。



《自作诗·东岭赏梅》



《五马图》

## 乐泉:书家本色是诗人

程大利

我离开南京以后,与乐泉先生面缘不多,心缘却常在。与他同事几年,结下友谊,留下殊深的印象。每与友人谈及书法,首先会想到他。其实,何止书法,谈到艺术话题,我也必然会想到他。

若在六朝,乐泉大约是个“栖丘饮壑”的隐士。今天,他仍与都市保持着距离,喜欢“心远地自偏”的生活。心法好,无处不可“隐”。乐泉隐于翰墨,趣逸横生,一颦静寂的心幻化出的满纸烟云连一丁点的烟火气都不沾。书法深处的道理与自然一致。人,因为有了社会性,所以就容易“不自然”,总想做给别人看,总是刻意地“端着”或者呈强角力地拉开架势竞争。因此,“法自然”“师造化”成为后来的古训。无论古今中外,所有艺术的道理都告诫人们,心灵的自然才是艺术的根本。艺术的功能也是帮助不自然的人自然起来。赵孟頫说的“古意”,康有为的“真、朴、简”之论都是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意思。

“自然”是轻松、放下的大自在。大自在首先来自人格的独立。我与乐泉相处,从不见他有丝毫的取巧。讷于言表,朴淡安静。他也从不会阿谀俯仰,褒贬不轻率为辞。这绝不是城府,而是敦厚而至简的性情,如一潭至清的深水让人照见自己的影子。所谓“春风大雅能容物”,便是乐泉的常态。我60岁后著文谈到笔墨深处乃是“静、淡、慢”三个字,而乐泉年轻时已然是这种难得的状态了。

笔墨艺术“内修心而外益世”抒胸臆以振斯文,“益世”“振斯文”是士大夫历来的担当精神。两千多年来的事实是,人格越高尚,距离政治的“当下”越远,屈原、司马迁、苏东坡都是如此,怀才不遇便会被所谓“边缘化”,而往往边缘化的人能成就艺术高峰。乐泉在当代艺术界大概便属此类,也因此,乐泉的艺术高度远远未被人们认识。

技术之外的东西叫“格”,乐泉的格曲

高和寡。既是氤氲的心象变幻莫测,又是笔笔行云流水,步步可见莲花。可以说,他修的是“上等法”。汉魏间,人们已经知道境界之高莫过于自然。故论及点画都用“千里阵云”“高山坠石”“万岁枯藤”这样的词句;至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极推重赋情于笔,喜怒哀乐注入书中,这便是“自然”。乐泉修的功是在几十年浸淫于传统和深厚的笔墨技法上,真正的“化”了前人,“万殊一相”,笔我合一。他对艺术的认识突破了前人的窠臼,在其《书道说》一文中创造性提出,“书道启于三个层次的叠进。一技法,二心法,三自然法。”“由无意到有意,从技法到心法,乃至化心法为自然法,万殊一相,物我两忘。笔即我,我即笔,两相圆融,此时,心障化却,意随笔走,心智由此获得自由空间。灵光刹那显现之时,笔意绵绵,心相无限,笔下当可纵横无碍。”正因为这种无为似有为的“定生慧”超然状态,使得他能抗拒社会庸俗的力量,保持着人格的独立与完整。

放下,才是大自由,但放下很难。“功成名就”之后放下尤其难,只好将自己定型在一种模式上,原地踏步习惯性地重复书写。乐泉则不然,他年轻时在沪上办展就已得到书界前辈惊人的评论,而他似乎并没在意,也没有借“势”而为。他深知“忘记自己”的“放下”,才是真正的自由。“创造有时也意味破坏与重组”,这是乐泉对学生的教导,有法无法,破法而生,一切任其自然,正如他所说:“所谓创作,无非是心底浮现的花,风吹水皱,自成涟漪”,此种境界正是得道的大境界,这种快乐绝非局外人所能感受和见得。

艺术之途应是“体道艺之合,究圣哲之蕴”,这一体一究就是修为。品透贤方有识见,识见愈高,入境愈深。正如弘一法师所言“有出格见地,方有千古品格;有千古品格,方有超方学问。”书法所浓缩的文化

基因太过丰富,以至于规范人很严,要求人太高。品不正,无从言书;格不高,更无所谓书法艺术,写字罢了。有两千年历史的书法早已形成自身的艺术规律和成熟的艺术法则,且每位致力于书法美感的人都力图用一种不同的结构和韵律来标新立异。“这样,在书法上,也许只有在书法上,我们才能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林语堂《吾土吾民》)这样看来,我们平日里所说的书法太过随便,差不多在亵渎神明。书法,应是中国人的艺术圣殿,是安顿心灵的地方。说到书法的神圣,应该把心先掏出来洗一下,再说“澄怀观道”的事情。乐泉有段自白非常好,“由此经历黑白之道的洗礼,生命在涅槃中得以重塑。书道,承载着一个无限深奥与永恒的世界,如觉上苍与你沟通的心桥。其绵弥幽深的大朴大美之境,时时化映于觉者心性之玄微,蒙养自强不息之生命辉光……迹本于心,要心至纯;大道忘言,天籁无限。”

书家本色是诗人。乐泉诗心如水,绵延不息。“冷眼红尘万象,长风吹我雁行高”(乐泉《无题》),冷逸之心,跃然纸上。我搬新居,他送我“坐听隔江钟”五字。在雾霾重重的北京,时时看看这五个字,感受到透心的清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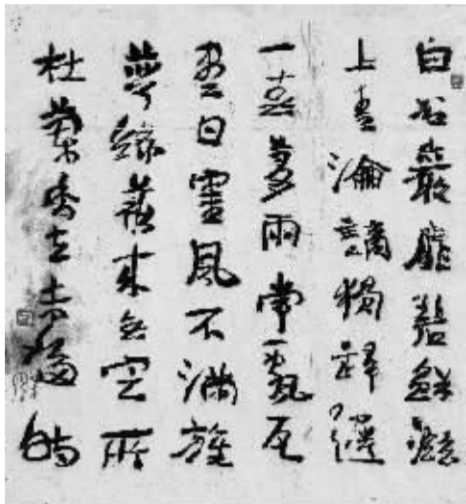
每于灯下翻阅乐泉书稿,文中内容之丰富精彩,令人难以释手,读到会心处,不禁抚掌击节。这本论道兼及书、画、诗合集,取了个禅意很浓的名字《白云无门》,典出东坡居士“欲与白云论心事,碧溪桥下水潺潺”。无尽的文思,读者阅后掩卷仍可回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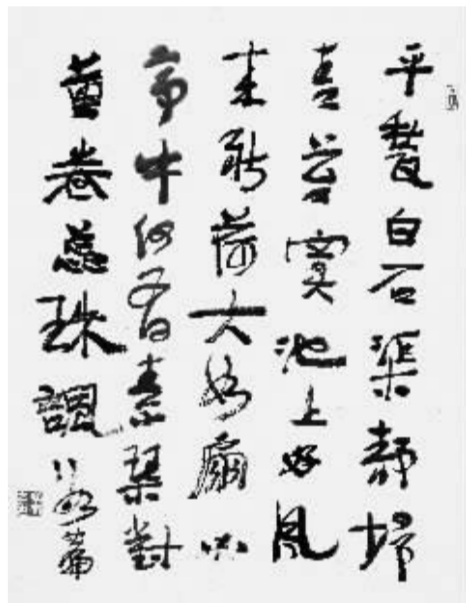
《岁岁重阳》



《古人集联》



《白石岩扉》



《古人诗句》

## 乐泉先生的世界

郭平

我特别喜欢和尊崇的书家,古代的不谈,近现代,一是弘一大师,一是王遽常先生。当代的,是南京的乐泉先生。喜欢和尊崇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好,而是他们内心都有一个神圣的世界,并且,通过笔墨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他们各有性情禀赋,弘一大师深邃悲悯中的无限清凉,对悲苦人生是巨大的指引与抚慰,是“放下”的楷模;王遽常先生的章草,联接中华精神传统中的雄浑苍茫,是一种“担当”的力量。

乐泉先生天资颖异,其书法少年成名,一出道便有大家气象。这其中有天赋之能、用力之勤,更多的还是立意之高。几十年过去了,未见乐泉先生名噪天下冠冕披挂,除了去年中国美术馆为他举办的个人书画大展,其他的热闹活动几乎不见他的身影。年近古稀,乐泉先生始终静处于一隅,执笔踟行,始终谦卑虔诚地汲取古法,一波一拂一提一掣俱有来源印证,传统书法功力修养之深,他人难

以望其项背。同时,在理性思索方面有着惊人的新陈代谢。这就将天分的自然与深刻的自我更新、将传统性灵的汲取与个人探寻求道紧密内在结合在一起。这种沉潜深厚的自我洗练的意识与习惯,当然又不是欲求一鸣惊人之辈可得比拟了。乐泉先生平时不太讲“法”,是因为他熟谙技艺,“目中无弦”;他始终着意于“道”,是因为他深知,道者法自然而成通途是也,是因为深知求道的艰辛与欢欣,因此,他的字始终不守成、不耽熟,无媚俗骨、无市井气,始终有一种“拙”而“生”的情形。拙者,诚朴是也;生者,磊落是也。正因此,观其书,在叹赏其笔端功力深湛绝伦的同时,会产生突出的陌生而新颖的感觉——无疑,这正是生命在面对世界时最难得的体验和情形。这样的存在感,令人心折。

艺术一道,要做到漂亮悦目不难,拥有才、胆、识、力也不算太难,难的是造就一个新世界。不是欲人匍匐艳羨,而是让人的生命浩瀚起来的新世界。